

Globethics Repository

The logo for Globethics, featuring the word "Globethics" in white, sans-serif font centered within a solid blue rectangular background.

超越奧古斯丁的神義論

This page was generated automatically upon download from the Globethics Repository. More information on Globethics see <https://www.globethics.net>. Data and content policy of Globethics Repository see <https://repository.globethics.net/pages/policy>.

Item Type	Article
Authors	Farrer, A.
Publisher	Logos and Pneuma Press
Rights	Institute of Sino-Christian Studies (ISCS)
Download date	2026-07-02 07:19:15
Link to Item	http://hdl.handle.net/20.500.12424/167151

超越奧古斯丁的神義論*

法雷爾(Austin Farrer, 英國神學家)

陳建洪 譯

[編者按]自奧古斯丁以來，基督教神學家們傾向於以人類中心主義的詞語來構想惡，視惡為罪或罪愆。然而，現代科學以一種更為寬闊的視野揭示了惡的狀況。與此相應，神學也有必要重新思考惡的意義，尤其是自然之惡與上帝之善的關係。安立甘宗神學家法雷爾為這一問題提供了一條富於想像力的思路。

如果將世界看作是其通常的惡可以得到救治的某種東西，我們便是把它作為一個獨一的系統來對待，在其中，外部干擾和內部的不連貫性都可以得以消除；動物的腳爪被刺傷或者消化不良、小車的輪胎被釘子扎破或者汽缸不適宜、某種物質的分子被外部壓力擠碎或者因內部裂變而瓦解，[這些情況都發生在一個系統中]。但是，世界不是一個系統，而是無數個系統的交互作用。

[交互作用](interaction)這個名詞用以描述物理宇宙可能不甚適合，但是它是一個中性名詞，這一點是它的好

* 譯自Austin Farrer, *Love Almighty and Ills Unlimited* 《全能的愛和無限的惡端》，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 Co. 1961, 頁49-56。

處。如果我們稱之為諸系統的群落，聽起來似乎更好一些，但是這個詞又使人聯想到其中極少相互關係與和平共處。如果我們稱之為內含諸系統的戰場，那麼我們近乎錯誤地暗示了一種通常的戰爭狀態。我們竟看不到相互交融這一境地的好處，若無此境地，諸系統便既不能形成，也不能維持其存在。

然而，在世界的許多各種各樣的交互作用之中，有着不可勝數的不和諧，有着對諸系統的嚴重損害、有着無盡的破壞和浪費。如果上帝是智慧和全能的，那麼為什麼會這樣呢？這問題有待解答，我們隨即將致力於這個問題。我們將依次利用兩種探討途徑，即價值和可能性。首先我們要問，一個更加和諧相處的世界是否是一個更好的世界；其次，這樣的世界是否可能存在。

首先，我們真的嚮往一個嵌在宇宙和諧秩序中的世界嗎？我們自然應當喜歡這樣一個世界，它為人類提供了一個更加安全、也更少紛擾的生存環境；但這不是問題所在。現在所要論證的和我們的特殊興趣無關。且將人類置於[世界]圖景之外，讓我們來思索自然秩序，這秩序或輝煌或平庸，或單調乏味或繁複多樣，或生機勃勃或死氣沉沉，或令人厭煩或引人入勝，或屬人或屬天使。

那麼，消彌系統之間的衝突難道不容易嗎？如果可以做到這一點，必定要付出代價嗎？如果宇宙可以成為一個秩序井然的神奇花園而非弱肉強食的暴力叢林；如果諸多系統各自都只佔據恰合它們所需的自由空間而不擠兌它們的鄰居；如果任何一個系統都永不把另一個系統的任何部分併入自身，除非這只是為了保持甚至增強其他系統的自我存在；那麼我們的世界將會是怎樣一種世界？我們會歡喜這個景象嗎？在此景象中，強大無比的生命也會隨之消

失，正是這生命力使得每一個能量系統或聚集點遍佈整個空間領域，使得每一個有生命力的種類得以無限繁衍，總而言之，這生命力使每一個物理造物都在一定程度上自我絕對化，而且可能因此[以自身]取代整個世界。無可否認，這顯然是不可能的；那麼為什麼不可能？因為有成千上萬的競爭對手要干擾其[自我絕對化]，這些競爭者都同樣通過其生命力隨意衝撞。如果消彌了相互的干擾，那麼一種生存故事，一種必需贏獲的存在故事，不可逆料和即時發生的故事，也都同樣隨之瀕臨消亡。

假如可以選擇的話，我們會希望世界的這些特性在眼前消失嗎？如果沒有任何其他方式以使世界足夠安定，也許我們會期許一些系統的突顯，除了極為粗糙的系統之外。但事實卻非如此；不管混沌在現實中佔有多大優勢，小系統中有精微複雜的秩序，大系統中有宏偉壯觀的結構，這些都足以令我們嘆為觀止，且非我們的心靈所能及。希望得到更好[的世界]看起來似乎有點貪婪；但擁有[現有]這麼多之後，我們難道願意為了獲得安寧而變得怯懦，或者為了獲得相處的和平而變得了無生氣？

即使假設我們嚮往物理性質的如此轉換，但是這種轉變也許仍然是不可能的；換言之，任何如此這般的物理世界依舊不可能存在。事實上，可能性問題是我們準備討論的第二個問題，而且這一問題確實更為重要。嚴格說來，它奠定了第一個問題即價值問題的基礎。我們既不能傻頭傻腦地去討論一種不可能性的重要性，也不能繼續要求顯然是荒唐的東西。

然後，且讓我們繼續討論物理性中什麼是可能的和什麼是不可能的。世界可以既是物理的，又沒有那些摧毀它的、常常是災難性的相互衝突嗎？顯然，首先要澄清何謂

我們所說的物理性。唯有如此，我們才能要求判斷它是否可以無關於令我們心痛的偶然性和混沌。

當要求確定物理性的意義之時，哲學家們傾向於保持謹慎和懷疑的態度。他們說，通過感官所接受的印象，物使其自身為我們所知；而形成對此「物」的概念時，我們使用了某些精神圖像或圖表。就其絕對意義而言，我們不知道物理性事物究竟是什麼，只得滿足於這樣一種情況，去發現它如何能夠因我們的型式而最有效地圖表化。

這樣一種探討方式在某些論證中可能十分有效；但是在神學中毫無作用。神學的問題並不在於它如何有利於我們思考，而在於什麼是上帝所造的；不在於物理實在給予我們什麼樣的印象，而在於它們擁有或表現出什麼樣的一種存在，在於它們本身是什麼樣的造物，無論我們是否觀察到它們。

古代神學視上帝為其一切造物之父，而不只是那些堪稱位格造物的聖父。儘管我們現在更為狹窄地限定上帝之父性的所指範圍，但是我們不要忘掉更為寬泛的用法所維護的真理。一切創造行為都確立一種父性。它若不是至高無上的位格所造的位格性製品，那便是至高無上的個體所造的個體性製品。上帝所造的位格造物享有其靈性，並且應答他的話。他所造的物理造物則表現了他的現實性，並展現了他的生命力。它們都是活動的系統工程，因為活動即是存在；它們就是它們的活動，或者說就是它們喜歡去做的活動。它們的活動即是它們自己，因為唯有通過自己的活動才能成為自己。物理事物就是物理動因。當上帝創造物理造物之時，他釋放出物力；它們將行它們之所願行，直至上帝再度使它們消亡。

上帝所造的每一個等級的造物都受轄於創制它的造

物；但是只有理智的造物知道(即使是部分地知道)什麼是他們所統轄的。原子世界受轄於原子能量。如果假設它們能夠考慮全體或者甚至彼此為念，那麼這一假設顯然是荒唐的。它們不能思量任何東西，它們的活動原則只是繼續釋放自身的能量。

通過它們之間的相互作用，世界的首要基本能量構成了一種多樣化的力場，宇宙的空間和物體都可能成為這力場。但是對這些能量來說，我們唯一直接熟悉的高級系統無處可在，而且空無一物。是否可能存在這樣一個世界，它帶有一種我們稱之為物理性的特性，而且建立在源於這些特性的不同基礎之上，這個問題是我們沒能力去追問的。不過，我們的前輩，包括科學家和哲學家，對世界的元素另有想法；比如，[他們會這麼設想]，假定一個消極原子的系統，這些原子就像小彈子球一樣遍佈在既定的空間。但是，當我們以更為完備的知識回頭再看他們的世界時，我們便會明白它不僅在事實上是錯誤的，而且在理論上也站不住腳。含有初具胚胎的交互能量便是一個物理世界，而一個物理世界也必定含有這些能量。

這些基本能量是這樣的一些低級存在，所以我們還不能賦予它們以任何價值，或者說，其一被另一個吞沒之時，我們便不會認為這是可悲的事情；而且這並不比我們所看到的這樣一種情況更令人傷心：奔騰溪水中的小漩渦被旁邊的漩渦吞併，或者它們都消失在水流主幹之中。但是，創造的技藝已經引入了更為高級的活動樣態即更為豐富的存在，以安排組織世界的要素。作為上帝的真正造物，這些系統還根據它們自身存在的原理表現自己；也就是說，為了建立、完善和維持自身的機體結構，它們佔有適合它們的事物並且抵制外來的干擾。如果它們以如此主

動的方式治理自己的世界，它們之間的衝突便不能避免。這是一個古老的故事，這個故事是關於通過嘗試和錯誤以及對不適者的消滅，敵對樣態之間如何產生相互容忍的妥協，獲得了一種通常是不穩固的平衡。這是上帝的傑作。它還能在根本上有所改進嗎？我們能否擁有這樣一個世界，在其中，無理智的造物是行為的真正源泉，而且它們可以自由運動卻又不會彼此妨害？

當我們悲嘆物理事物之間的相互毀滅時，我們所抱怨的又是什麼呢？我們是否在抱怨無理智造物不像有德者那樣，或者事實上是否在抱怨無理智造物為何不比有德者更有德行？善良的人彼此顧念，用康德的學究話來說，他們從不把同類看作只是實現自身目的的手段，而是永遠都同時認為其同類乃是其本身的目的。但是，最善良的人也不能將這種仁慈推廣至他們與之共享空間領域的所有造物。我們的腸胃無情地毀滅它們所消耗的東西，而且即使我們饒了動物，植物仍然難逃我們的魔掌。唯有純粹的靈性才可能是完全非破壞性的。那麼，無理智的物理造物又如何能夠做到這樣呢？

但是，也許我們譴責物理性時所依據的準則並不是理性仁慈性的準則，倒是機械完善性的準則。人類機械師能夠建造博大精深的各種系統，在這些系統中，各個部件都要安排得恰如其分，幾乎全無浪費和多餘（偶有例外）。那麼，我們便要問，造物主為什麼沒有如此操縱宇宙？不過，想想如果真有這麼一台宇宙machina(機器)，它與我們所有的機器將會有多麼徹底的不同。一台機器的目的不在於它將可以給創制它的個體存在以至福之境。機器的目的在於提供財物。那麼，一台宇宙機器會提供什麼財物？提供給誰？造物主是否曾經想到通過建造一台衆聲和諧的留

聲機——這留聲機為了製作和諧一致的讚美詩而得到改進——以榮耀自己？但是看起來好像他並不想以如此方式來榮耀自身；他是有智慧的。

在造機器之先，要有它們由以被造的質料。這質料首先存在是由於構成它的能量自由地交互作用。有人以為，質料本身應當是機械的，而整個世界完完全全地是一台機器，這種想法實無意義可言。當然，[造出]機器是可能的，而且可以造出越來越大，越來越精良的機器。機器是可能造出的，因為機器是一種特殊秩序，人智從無限繁多的自然元素中仔細挑選出來一小部分，並加之以這種特殊秩序。機器是可能造出的，因為人在現實之中，而且有些人還成了機械師。上帝創造了人，而且他最起碼允許機器的存在。如果他想要有機器，這便是他製造它們的方法：通過將能製造機器的造物引入世界。如果認為上帝應當直接創造機器，或者應當將世界的現存事物納入一台唯一的超級機器，這種想法和下面的觀念同樣幼稚，即認為上帝確實曾經用泥土塑成亞當，就像陶工製作陶罐一樣。上帝沒有作有意的安排佈置，他將造物喚入存在；它們則因其本性或據其技藝而行動。例如，它們可以製造機器。

如果物理性真的不得不通過機械化而得到補救，我們只能設想：為了使世界機械化，上帝將為世界引入一個機械師式的彌賽亞。他無疑需要協作者。在想像一個彌賽亞式的人時，也請想像一下彌賽亞式的種族。事實上，征服空間的預言是一個夢想。人應當聽從上帝的呼喚；他當利用星系，且調節星星的運行，緩和天體的碰撞。但是他不當這樣抱怨：上帝原可以通過直接干預而為他完成工作，所用的工具則是天知道什麼樣的無形工具。

Blank Page

此頁為空白頁